



# 春天的起点

(散文诗)

□ 胡杨

## 八棵树

板雪岭，步入深山，一座年轻的城，从这条道路，健步走来。

1955年的风雪似乎来得更猛一些。3200米的海拔上一群人在雪雾中一点点向上攀缘，他们的身前，是深深的悬崖，是崎岖不平的山坡；身后，却是一条平坦的大道。他们用身躯，在高高的祁连山上，铺平了千山万壑，一条“天路”，通向了铁山。

因矿设企，因企设市，嘉峪关，这座以雄关命名的城市，公路人堪称最初的开拓者。

草原上，一双双粗粝的手，抚平坑洼和砾石；

山腰间，一行行坚定的脚印，踏平风雨和冰雪；

矿山里，一辆辆卡车，为矿石的运输保驾护航……

### 精气神

八棵树扎根戈壁，成为戈壁上的一抹绿色，就是这一抹绿色，晕染了一片绿色，一城绿色。

还有人记得地窝子里的冰雪，那些冰雪，孕育了冰清玉洁的品质。一群人，在戈壁深山一步步丈量险峻的沟壑，踏

平坎坷成大道，踩碎风霜引春草；几个冷馍、一碗酸菜、一杯开水，就能浩气冲天；一辆毛驴车、一只芨芨筐、一把铁锹，就能撑起高原的天；还有人记得他们曾经抚平了无数的艰难的粗粝掌心；记得他们黑黢黢的脸，像一块块岩石。

他们站在一起，就是一座大山，挡住风霜雨雪，让开一条宽阔的大路。当一辆辆汽车通过，他们的脸上绽开的笑容，就像草地上的黑玫瑰。他们的眼神，充满了奋斗的坚毅，就像一泓泉水，滋润了草原，滋润了绿洲，养育了一方水土的精气神！

### 坚守

在女儿眼里，父亲是一棵树，一棵大树，矗立在戈壁滩上。只要想到父亲，心间便生出一片绿洲，有了这片绿洲，走遍千里戈壁都不怕。

可是，在那个晚上，她哭了。她看见父亲这棵树，枝杈被风雪剪断了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父亲开着卡车往山上送养，往常他都会在天黑之前赶回来。不料，那天下了暴雪，山路湿滑，车灯偏又坏了。父亲一手举着手电筒，一手紧握方向盘，硬是按

时将一车的给养送达每一个道班，若再迟几个小时，大雪封山，养路工人就要饿肚子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当女儿看见如雪人一般的父亲时，父亲的手臂已僵硬得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……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女儿哽咽着说，爸爸，你是一棵树，八棵树的树！

### 枝繁叶茂

如今，一个个大学生、研究生投身戈壁，扎根高速公路，他们就像八棵树蔓延的绿荫，是苍茫戈壁中的一抹亮色、一缕春光！遥想当年，公路上一直是用毛驴刮路车来刮路，一个道班有6头毛驴，是道班的宝贵财富，一头毛驴每天要吃2斤豆子才有充足的体力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二八拖拉机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毛驴刮路车。

而今，新一代的年轻人，他们不仅拥有先进的铺路机，更攻克了高原养路的难题。他们创造性地利用废弃的钢渣做基料，大幅提升了高速公路的耐久性。他们用智慧和汗水，为曾经坑坑洼洼的公路戴上了坚实的“护身符”！

从八棵树出发，带着老一辈公路人的嘱托，与希望同行！

硖口之美，美在其山川形胜、人文积淀与沧桑古朴。

多年来，我的脚步曾无数次踩过泽索谷涧底的滚滚乱石，独行于两山对峙间。耳畔，终年回荡着猎猪声。每当暮色苍茫时分，横穿峡谷的我，总会悄然潜入空无一人的硖口古堡，凝神谛听那一座座古迹深处传来的阵阵窃窃私语。

泽索谷一词由来甚久，据传为匈奴语，其意今已难考。此谷绵延约3000米，横亘在祁连、龙首二山之间，见证了河西大地数千年沧桑历史和风云变幻。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以来，东来的经卷与香料，西去的瓷器与丝绸，皆在此狭路相逢，擦肩而过，随后各赴天涯，共同孕育出灿烂果实。古时，过往商旅途经此处，枯水季以河床为路，待上游来水时，则只能缘河畔崖壁艰难前行。嵯峨崖壁间，古驿道辙迹至今尚存。峡谷三面环山，中通孔道，自古兵家必争之地，是汉明两朝抵御外族的前沿要塞。

初春二月，北国寒风依然凛冽，一个人行走在空旷的深谷之中，头顶忽而掠过一只鹰隼，箭矢般划破长空。一阵风沙扑面袭来，两壁的石块纷然坠落，铿锵叩击之声，恍若一队铁马踏破冰河急促而过。南侧的崖壁之上，隐约有古营盘残迹，循羊道艰难攀爬上去，枯草丛中，正方形墙基微微凸起，依稀可辨。正喟叹间，半截厚重拙朴的残瓦露出地面，拂去上面的尘沙，但见瓦块纹饰简陋，质地粗粝，沉如铁锈。举目四望，巍巍祁连耸立于南，密云翻滚处，连绵雪峰高插云天，忽隐忽现。东南方的焉支山近在咫尺，银装素裹，苍龙般守护着脚下的这条峡谷。北方的龙首山地势相对平缓，纵横的褶皱间，残雪尚存。更远处，广袤的阿拉善高地笼罩在一片霭霭沉云中，愈显苍莽。峡谷对面的峻峭岩壁上，一脉黄线断续相接，沿着起伏山脊逶迤远去，这便是明长城。“硖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。”初唐时随军远征的陈子昂，也许正是横刀立马于走廊的蜂腰之处，见山川险峻，豪气在胸，吟诵出了这一千古名句。而与他同期的韦应物，途经此处，看到的却是“胡马，胡马，远放燕支山下”的边塞牧场风光。汉代曾在峡谷东口置日勒城，明代在峡谷西口又建硖口城，可见古人称此地为“走廊咽喉”“锁钥之地”，实在是精当而传神。“雪后远山供塞酒，风前斜日送胡笳”，明嘉靖朝陈秉作于此地的诗句，是对眼前这边塞之地羯鼓催云、戍守将士凝霜作酣的豪情畅想，苍凉悲壮，令人神往，而他镌刻于崖壁上的“锁控金川”四个大字，至今熠熠生辉。

日勒古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了。沿河道斗折西行，峡谷尽头处，硖口古城赫然在目。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丝路古驿站，如今已成一片废墟。唯余西门、部分城垣及城中心的过街楼尚存。东西向的街道，将古城一分为二，街道两侧的农家院落门窗洞开，仿佛准备着随时迎接主人的再度归来。街边一眼井，不知承受过多少次车轮的碾压、马蹄的践踏和铃铛的撞击。或许，只有四壁及头顶的这一块块有序叠加排列的斑驳青砖，如一部部装订成册的史书，在暗暗记述。出城西望，傍城而过的明长城如巨蟒般的身躯，蜿蜒远去。“燕支山西酒泉道，北风吹沙卷白草。”西征的唐人岑参，仿佛正策马驰骋在这条古道之上，奔赴天山脚下的疆场。

硖口古城的美，是深沉的，内敛的，厚重的，苍凉中透着独特的魅力，孤寂中蕴藏着无尽的韵味。

# 硖口之美

□ 张乐

## 沙海里的诗行(组诗)

□ 陈思侠

### 沙棘

它们不是迷失的星辰  
而是时光长河里，太阳的种子

戈壁滩狂风，荒山坡煎熬  
沙棘以尖刺如铠甲  
抵御了命运的风暴

沙棘林，是阳光歌唱的殿堂  
红宝石的果实，是拓荒种植者  
血汗沐浴的勋章

坚韧和热情，才能拥抱生活  
那是自然抒情  
是沙海里金子般闪耀的诗行

### 肉苁蓉

沙漠隐者，用梭梭根的触角  
魔幻般的手法  
旁听了寒冬、干旱和风沙肆虐

说它是依偎的女子  
有些娇弱了  
说它有砥砺酷暑严寒的风骨  
又过于低调了

只有在黑暗和孤独里  
它才把一杆积蓄力量的红缨枪  
笔直地指向了天空

那是春天的信号  
是生命破土而出的奇迹

### 梭梭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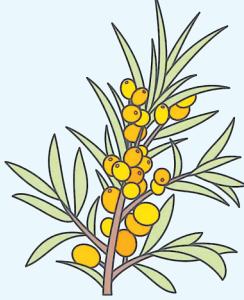
梭梭是有生命的守望者

它们终生匍匐前进  
只为了几枝鲜亮的绿色  
能树立起火焰一样  
砥砺风沙的旗杆

许多年，梭梭在扎根蔓延  
像一个潜行者，把沉默  
融入了一寸寸延伸的血脉

它们守护着土地和生机  
它们不只是柴火  
沧桑的身躯里  
有一腔的呐喊

那是生命的尊严  
十年扎根，召唤春来一叶



# 百花

第3307期

## 罗家磨村

〔油画〕

王延国作

# 春食记

□ 马超和

天气渐暖，仿佛受到自然的召唤，各种植物收起了冬日的沉寂，纷纷展露生机，于是，人们餐桌上的菜肴也随之丰富起来。《皇帝内经》中有“司岁备物”的说法，人们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化采备食物，自是顺应时令之举。

最急切的应该是韭菜。韭菜易植，农家园圃总有属于它的一块，或大或小。“天生丽质性尤坚，劫后重生秀貌妍”，几缕和煦的春风拂过，韭菜便舒展腰肢，迎风摇曳，俏生生的，惹人怜爱。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我钟爱头茬韭菜，包鸡蛋韭菜馅饺子，烙韭菜盒子，味道鲜美无比，最不济只用开水焯一下，拌些油泼辣子，淋点醋汁，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苜蓿嫩芽也探出头来了。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储能蓄势，苜蓿迎风就长，约摸六七日，就已经半寸来高。掐取那些嫩芽儿，清水淘洗后，在开水中焯一下，沥去水分，葱姜蒜末覆其上，一勺热油浇下去，撒上盐、淋上醋，搅拌均匀，鲜香可口。多余的，团作圆球状，冷冻在冰箱里，食用前取出来化开，用热水温润一下，与鲜菜别无二致。苜蓿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掐芽对其后续生长影响较小。

赶着凑热闹的还有榆钱。仿佛受到自然的召唤，各种植物收起了冬日的沉寂，纷纷展露生机，于是，人们餐桌上的菜肴也随之丰富起来。《皇帝内经》中有“司岁备物”的说法，人们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化采备食物，自是顺应时令之举。

榆钱喜欢在高处赏风弄月，要想将它收入篮中，势必要攀爬上去。榆树底部虽然粗糙，但因为几乎没有旁逸斜出，腿脚无处着力，着实难爬，一不小心便蹭破了衣物。费事费力爬上去，榆钱触手可及，性子急躁的，捋一把塞到嘴里可劲地大嚼。抱着尝鲜想法打榆钱主意的不光是人，还有鸟雀和昆虫。尤其昆虫，结束了蛰伏或重获新生，异常活跃。榆钱中发现几只形态各异的虫，没什么稀奇的，所以，入口前必须仔细择洗。榆钱还可以跟其他食材“搭档”，无论是榆钱炒鸡蛋，还是榆钱卜拉，榆钱的鲜甜都被激发得淋漓尽致，着实令人垂涎。

房前屋后但有空余，农人总会种上几株南瓜。随着春意深沉，南瓜藤便旺盛地铺排开来。老品种的南瓜藤蔓比较长，花朵也比较。然而，不是每一朵花都会孕育出南瓜，雄花在完成其授粉使命之后，便

自行枯萎了。深谙物尽其用之道的人们怎会任其枯萎！南瓜花不仅可食用，还具有药用价值，人们常常采摘业已完成授粉任务的南瓜花制作菜肴。在餐馆饭店，我吃过青椒炒南瓜花、生苦瓜拌南瓜花。庄户人家的处理方式往往简单直接——母亲喜欢撕开花瓣，取掉花托，冲洗干净，捣作泥状，和入发面烙饼。饼子会因掺入南瓜花的多寡而呈现或深或浅的黄色。饼子温热时，掰一小块放入口中，慢慢咀嚼，唇齿间萦绕着南瓜花的幽香。

春日里，苣荬菜是餐馆饭堂的热门菜品。将菜叶择净，在沸水中汆一下，沥干，拌和调味料，点缀些许洋葱丝，在盘中堆叠成宝塔状。它们生长于田间地头、路旁渠侧、房前屋后。劳作的间隙，农人顺手把地头探出脑袋的野菜给铲了，带回家收拾拾掇，便是一道精致的佐餐小菜。一时吃不了的，置于避光通风处阴干，用编织袋装盛，馈赠亲友。如此，便能表达满满的心意。

明媚春光里，呼吸着土地散发的清新，采撷一束鲜绿，咀嚼一种心情，慰藉一种情愫。当生活的乐趣浓缩于一时一事，生命的美好不外如是。

# 故乡的葡萄

□ 张子恒

正午时分，绿萝慵懒地在落地窗边打盹。它是搬迁时父亲捡回来的，虽断了两片叶子，根茎却执拗地缠着葡萄架继续生长。隔壁三姐端着茶杯悠闲地走过来，指着绿萝笑：“这花啊就像人一样，给点关怀就能顽强地活下去。”绿萝好似听懂了这番夸赞，叶片在阳光下轻轻摇曳。

父亲打电话来，说葡萄开始挂果了。我站在二十一楼的窗边，望着楼下玉兰花。晚风从河西大地吹来，裹挟着沙枣花的香甜与祁连山的雨意，让我恍惚间穿过了城市的楼宇，回到了故乡的葡萄架下……

我突然明白父亲当年栽下的不只是棵葡萄，更是一种比岁月更坚韧的生命力。